联合国 S/PV.5462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四六二次会议

2006年6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1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洛伊女士	(丹麦)
成员: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中国	王光亚先生
	刚果	加亚马先生
	法国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加纳	纳纳·埃法赫—阿彭滕
	希腊	瓦西拉基斯先生
	日本	北冈先生
	秘鲁	廷科帕女士
	卡塔尔	纳赛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斯洛伐克	布里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希格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博尔顿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代表团

安全理事会前往苏丹、乍得和亚的斯亚贝巴非洲联盟总部的代表团汇报工作

06-38894 (C)



上午 10 时 1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访问团

安全理事会赴苏丹、乍得和亚的斯亚贝巴非洲联盟总部访问团的通报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召开这次会议的。

在本次会议上，安理会将听取安全理事会赴苏丹和乍得访问团团长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阁下和共同领导安理会访问团赴乍得分团的让－马克·德拉萨布利埃先生阁下以及安理会访问团成员奥古斯丁·马希格先生阁下的通报。

我们欢迎参加赴苏丹和乍得访问团的安理会与秘书处成员归来。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赴苏丹和乍得访问团团长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阁下发言。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参加这个访问团的安理会成员。他们的努力与协作使这次访问成为一次特别有益而及时的访问。我还感谢秘书处的协助和参与。

后面的报告是在我自己负责下编写的。

自安理会第一次开始辩论苏丹是否为其议程上的适当主题以来，现在快三年了。达尔富尔出现了严重问题，喀土穆与周边的关系日益困难。自那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迄今为止，安理会通过了 7 项关于苏丹问题的决议和两份主席声明。我们中间访问过该地区的人对安理会关注苏丹及更广大地区的适当性不会怀疑。对我来说，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应该介入苏丹和达尔富尔，而是我们是否已能够做到我们应该做到的那么多。对乍得的访问加强了这一看法。

苏丹这个非洲最大的国家非常复杂。达尔富尔理所应当地得到了世界的注意，但那里的局势非常复杂。在访问期间，访问团发现国际社会没有充分理解那里的冲突。例如，它发现，“政府”、“叛军”、“阿拉伯”和“非洲”等词汇经常是对当地更复杂局势的过于简化，那里部落和集团之间的联盟经常变化。与乍得的边界漏洞百出——或根本不存在边界——更加重了这种情况。许多安理会的对话者将达尔富尔局势描述为牧民与农民之间争夺有限国家资源的传统冲突。他们概述了治理一个具有特别部落复杂性、缺乏公共服务的地区的挑战性。

只有在该地区人民的传统与习俗基础上才能找到一个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持久办法。的确，苏丹政府支持一支非洲联盟（非盟）而不是一支联合国部队驻达尔富尔，部分动机就在于认为非洲国家拥有与达尔富尔人民传统相似的传统。我们需要继续向苏丹政府强调，任何驻达尔富尔的联合国部队必须有非洲的有力参与，具有强烈的非洲特点。

在南北方面，《全面和平协定》标志着敌对行动的停止，但全国统一政府仍是一个年轻机构。

访问团在喀土穆开始其工作，并强调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强调，安全理事会希望与苏丹政府和其他主要行动体合作，以帮助解决该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今天，这种援助表现在南部的联合国维和特派团——联合国驻苏丹特派团，表现在扬·普龙克特别代表的工作——我赞扬他的工作——和向苏丹人民提供支持的联合国机构的广泛参予。但是，如果说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话，那么相应地，苏丹政府的义务则是保护其公民、积极回应我们和其他人所给予的援助。

达尔富尔局势今年有所恶化。人道主义援助不连贯，并且有所减少。针对个人、特别是妇女的袭击有所增加。北达尔富尔州长告诉访问团，在北达尔富尔的营地内有 129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另有 279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在营地外面。还有 622 000 人受到该冲突影响，这使得受达尔富尔冲突影响的总人数达

到131万。一个积极的方面是，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驻在当地已经12个月，其和平部队一直在向处于极端困境的达尔富尔人民提供更好的安全。特别由于非洲联盟，并在其他方面支持下，5月5日在阿布贾签署了《达尔富尔和平协定》。达尔富尔不同团体对该协定的支持不尽相同，而那些拒绝签署协定的各方的反对也并不一贯。

访问团认为，有两个事实是明确的：第一，迫切需要向生活在该地区的人和流落到其他地方的人宣传这项协定；第二，协定的执行是达尔富尔和平、苏丹和平、以及更广大地区和平的关键。我们听到许多对话者描述协定中的错误之处。协定不是完美的，但它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协定，而且在访问团看来，协定需要有力执行。我们已鼓励那些未签署协定者尽早这样做。

在支持协定方面，联合国大家庭，特别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现在在达尔富尔开展一个世界最大的粮食支援行动。每天，从苏丹港和南方来的车队运送数百吨粮食，很多时间是在未经修筑的路上行驶，形成一支引人注目的运送救命物资的白色卡车队。

在亚的斯亚贝巴，访问团自己完全赞同非洲联盟的意见，即联合国应尽早接过在达尔富尔的维和角色。科纳雷总统和和平与安全委员吉尼特先生都强调，这是非洲联盟的意愿。非盟方面工作出色，在艰难情况下从头做起。我们在与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司令会晤时强调了这一事实。但是，维持这样一支部队；轮换部队；提供必要的能力，包括指挥、控制和通讯；提供资金；执行更有力的阿布贾后任务，所有这些都是艰难的挑战。因此有如下协议，即广大国际社会应分摊负担，提供一支驻达尔富尔的联合国部队。

我们访问和讨论的主要目标是说服苏丹政府相信，这对达尔富尔和该国是最好的选择。在喀土穆，我们发现许多人对部署联合国部队抱有敌对看法，对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第1679(2006)号决议的担心在部分程度上助长了这种敌意。第七章显然引起喀土穆政府、总统和议员的极大不悦。

我们则解释说，第七章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在达尔富尔部署联合国任何部队都可能需要第七章授权，以便部队能够为平民和自己提供必要的保护。第七章将帮助联合国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而这正是苏丹政府所希望的。第七章将只是意味着，联合国达尔富尔特派团拥有与联合国在非洲的几乎所有维持和平行动，包括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安理会在访问苏丹后访问了该国——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的维和行动所拥有的同等授权。

苏丹政府在安理会访问期间不同意进行这种过渡，这总是可能的。但是访问团在解释我们为何认为这符合苏丹的利益，以及鼓励他们接受我们的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获得苏丹政府同意的过程可能是曲折的。到我们结束访问时，代表团感到，我们朝着使苏丹政府有可能接受这种部署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小步。

盖埃诺副秘书长和他的非洲联盟同事目前正率领一个技术评估团在喀土穆和该地区工作。我们的访问团认为，他们应当有两个目标。首先，获得苏丹政府对加强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盟特派团）的同意，以便其能够更好地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从而在部署联合国部队前对平民加以保护。其次，如果要以联合国部队逐步代替非盟特派团，就要向苏丹政府说明过渡安排。这是一种打算，而且我认为，很快就此达成一致，并马上进行必要的规划是至关重要的。

必须迅速改善达尔富尔的安全，以对付目前的各种袭击。必须保护平民，保证他们的权利，结束施暴者有罪不罚的现象。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迅速加强非盟特派团的作用。为了让苏丹政府同意过渡，我认为，必须首先加强非盟特派团的授权，以体现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需要，然后，联合国再接过同样的授权。如果同意这么

做，就需要安理会起草并通过必要的决议，赋予联合国部队授权。

巴希尔总统表明，他不认为应授权外来部队攻击苏丹人。因此，他表示同意，控制金戈威德——这是安理会长期追求的目标，也是在达尔富尔的人员安全的先决条件——是其政府的职责。我们期待他们现在就履行这一职责。

然而，虽然国际社会集中关注达尔富尔问题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访问团在离开时却明显感到，我们不应无视苏丹，特别是苏丹南部更广泛的问题。作为停止敌对行动标志的《全面和平协定》正被推向前进，但访问团发现，其执行是缓慢的。对苏丹南部的国际捐助也正在枯竭。

南苏丹的一名议员发表了较为清醒的看法，他提醒访问团说，如果南苏丹是一个国家，它将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然而，达尔富尔的未来与南部的未来存在着必然联系，南部的未来与达尔富尔的未来也是如此。需要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通过联合国大家庭广泛机构的协调回应，来解决该国的所有问题。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不能脱离人道主义倡议或社会倡议来看待安全。

安理会 2004 年 11 月前往内罗毕，在那里开展的工作促成 2005 年 1 月缔结的《全面和平协定》。我们的访问团一致地坚持要求执行《全面和平协定》。我们访问了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该特派团在当地开展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会见了南苏丹总统基尔——也是苏丹副总统——和他手下的部长，并同他们讨论了执行《全面和平协定》的事宜。

显然，该协定仍然脆弱，主要城镇之外的平民仍有危险。基尔总统也明确表示，必须执行该协定。没有执行，就没有协定，没有协定，就有可能爆发战争。这些话是南苏丹总统说的，它们严重告诫人们，在全面执行《全面和平协定》方面取得进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离开朱巴时，瞻仰了约翰·加朗博士的墓。他通过谈判达成了《全面和平协定》，他的死对和平进程和南苏丹是一个重大损失。

在南部，我们还讨论了上帝抵抗军（上帝军）发动的袭击给该地区造成的问题。这一祸害存在于南苏丹，也存在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加兰巴公园，并影响到乌干达北部。其 19 年来的活动造成 170 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很多人死亡。需要消灭正在整个地区造成破坏的这一小批人，这是再明显也不过了。南部政府正向上帝军作出姿态，希望能够说服上帝军与乌干达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显然，需要开展一个政治进程，使大部分上帝军成员脱离其领导层，并努力使他们重返社会。但是，人们肯定对科尼和其他被告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和平而努力并弃恶从善持怀疑态度。

我认为，他们要在海牙受到审判。我曾在另外一个场合，在就第 1653（2006)号和第 1663(2006)号决议采取后续行动时，要求秘书长就上帝军的区域性方面提交一份书面报告，因为鉴于上帝军仍对区域和平与安全构成明显威胁，我们需要制定一项国际社会的全面对策。

在亚的斯亚贝巴，我们不仅就达尔富尔、非盟特派团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问题，而且还就更广泛的问题全面地交换了意见。科纳雷总统表示他对索马里局势深感关切，并描述了非洲联盟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科特迪瓦问题的思路，这些思路与安全理事会的思路非常相似。

但我们也指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扩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宪章》第八章富有远见地指出了区域组织的作用。我们与非洲联盟的合作是一个积极的、及时的发展，它具有许多可能性。维持和平、复员、稳定、重返社会以及安全部门改革是明显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我认为，联合国负有努力帮助非洲联盟及其区域机构发展能力的特殊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变得更广泛。我希望，其它区域组织能够加大其已经给予的支助，双边捐助者也能够帮助发展基本能力。这本身就很重要，但是我们帮助非洲采取主动行动来处理非洲问题尤其重要。的确，从更广的角度来讲，整个

联合国大家庭应该与非洲联盟及其各部分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我们与在苏丹和乍得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行了四次会议。我要赞扬他们的巨大贡献。他们、联合国各机构和维持和平人员今天正在非洲为我们承受重担。他们正在处理各种人道主义关切，提供水和卫生设施，提供医疗援助和教育支助，为长期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与妇女一道开展的工作中。我们实在钦佩达尔富尔和乍得营地中那些承受着沉重生活负担的妇女们的勇气。她们带着尊严，默默地挑水、找拾柴火、面对攻击和侵犯——不仅是来自金戈威德民兵的攻击和侵犯——而且与此同时还要照顾家人，常常没有男人的支持。我们的第 1325（2006）号决议经常被援引。理当如此。它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所针对的问题是作为冲突具体受害者的妇女的作用，她们遭受到攻击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她们的家人则往往错误否认这与他们有关，而且她们几乎得不到医疗援助和咨询等。与此同时，她们没有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这不仅是她们的权利，而且也会给该区域的许多活动带来一定程度的理性。

因此，充分实施第 1325（2000）号决议的必要性很明显。这要求有一项全面的战略来保障妇女的权利，为她们提供救济和帮助，最重要的是提供安全，要增强她们的力量，使她们能够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苏丹妇女已经确定采取一系列行动，帮助实现这些目标，其中包括开展紧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立法改革；获得和拥有财产与土地；充分参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进程；保护妇女和女孩免遭性别暴力并起诉肇事者；设立针对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妇女的妇女资源中心。我认为，我们如果想在苏丹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就必须处理这些优先事项。我希望，联合国大家庭，不仅是那些设在达尔富尔和乍得的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与东道国政府合作，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各机构应该尽可能有效地在没有工作重叠的情况下，努力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

我们最后访问乍得的做法是正确的。在访问了达尔富尔之后，我们飞往恩贾梅纳，其后于 6 月 10 日又朝东回到苏丹边界，我们在那里访问了戈兹贝达的营地。营地的规模很大。代比总统说，他认为，每天来自达尔富尔的袭击已造成 70 万乍得人流离失所。

这就是目前挑战的规模，而且必须在极其敌对的气氛下加以对付。联合国工作人员和非政府组织从事艰巨任务，向如此众多的人提供了救济和援助。他们表现出的奉献精神令访问团深受感动。令人不安的是，尽管呆在营地里，那些人，特别是妇女，仍然处于受到攻击的危险之中。我们震惊地了解到，在营地里，叛乱集团常常招募人员，并进行恐吓。

然而，当地社区仍然把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视为客人加以接纳。当地居民前往营地，希望得到一些医疗服务，尤其是前去生孩子，或者为了获得食物。这清楚反映了该区域的贫穷。这也反映了非洲该地区挑战的规模。

安全理事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我们的访问显示了安理会在苏丹和该区域采取实地行动的重要性。但它也反映了联合国对非洲的广泛关注。在 2005 年，发展援助方面情况良好。捐助方又认捐了大量资源。苏丹和乍得的情况突出说明了为何如此急需这些资源，为什么千年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也说明了迄今这个目标的进展如何远远落后于时间表。从人道主义援助转向长期援助的必要性十分明显。但是，乍得是世界上贫穷程度位居第七的国家。实现各项目标，确保与国际社会的协作以及捐助者与受援者之间负责任的关系是发展契约的根本。接下来是治理、法治和该区域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必须包括保护妇女和发展权。

这是安理会齐心进行的一次成功访问。我们传达了支持与协作的信息，但在有必要发表尖锐意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采取回避态度。苏丹问题要求采取综

合办法，力求使两项协议得到实施，然后着手处理其他问题，例如苏丹东部问题。但是，苏丹问题不能单独看待。它需要在区域范围内加以对待。苏丹与乍得的关系以及当地的局势应该引起安理会的特别关注。当然，有关政府对本国人民的安全与保护负有全面责任。但是，十分明显的是，联合国必须加强援助，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安全，此外也必须准备在一段时间里一直这样做，这样才可确保脆弱的协议得到实施。达尔富尔的和平与苏丹的和平密切相关，因而对于区域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这意味着，联合国必须准备提供必要的援助，直到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拉萨布利埃大使发言。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对我们的同事琼斯·帕里大使说，我非常赞赏他智慧、干练和有效地领导了我们的访问团。我高兴地与他一道共同带领了乍得访问团。

我认为，我们前去乍得访问很重要。安理会成员可能已经从他们以前在亚的斯亚贝巴与科纳雷总统进行的讨论中意识到乍得动荡局势将给整个区域带来的危险。此外，通过访问离阿贝歇不远的戈兹贝达营地——收容了来自达尔富尔的难民和收容了在金戈威德民兵发动攻击后从苏丹逃来流离失所者的营地——我们看到了达尔富尔冲突是如何影响了乍得。安理会必须将达尔富尔与乍得之间的这一联系考虑进去。

我们与代比总统进行了长谈。我们回顾了安全理事会的声明以及我们对 4 月 13 日针对恩贾梅纳的攻击的谴责。我们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提出了我们想要提出的所有意见。所有这一切都将写进书面记录。但是，今天我要强调三点。

第一，关于达尔富尔，代比总统重申他坚定支持《达尔富尔和平协定》并告诉我们他为了促使非签署方签署该协定而进行的接触。这是重要的，因为很多东西依靠《协定》，它是脆弱的，绝对必须得到加强。

第二，苏丹和乍得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我们听到喀土穆和恩贾梅纳双方的指控。代比总统就 4 月 13 日的袭击向我们提出了报告，他告诉我们，他的国家是苏丹侵略的受害者，他将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告。

根据我们的职权范围，我们强调两国执行《的黎波里协定》中有关建立信任措施的重要性。我认为，非洲联盟在这方面肯定能够提供重大帮助。

第三，关于难民营，国际社会看来面临两个问题。在人道主义层次，乍得有 30 万难民，那里的难民营有 5 万流离失所者。对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来说这是很多的人，国际援助不够。扬·埃格兰也这样对我们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帮助动员捐助者，以便增加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第二个问题涉及难民营的保护。难民营被政治化了；我们从我们遇到的示威中亲眼看到这一点。据说我们访问的难民营反对《和平协定》。这是非常明显的操纵。因此，政治化是一个重大因素，强行招募的问题是严重的。

最后，人道主义工作者正在受到袭击并非常担忧。代比总统对此表示关切，并告诉我们他未能处理这个问题——他的军队必须首先保护边界。因此，他希望国际社会承担保护难民营和从一个难民营转移到另一个难民营的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责任。

我认为，如果在这方面一事不做，我们可能看到各方面局势的严重恶化。秘书长应当考虑对难民营的国际保护的问题并向我们提出建议。我认为让-马里·盖埃诺访问乍得只有好处，因为他已经在该区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奥古斯丁·马希格大使发言。

马希格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我在安理会的非洲同事们和参加最近安理会非洲访问团的所有成员，向我们的小组领导人琼斯·帕里大使和德拉萨布利埃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访问团的无畏的领导。他们坚定传达了安理会的核心目标，同时向我们的主人伸出了伙伴之手。他们保持了小组的专注和团结，尽管有一个繁重的时间表，并且我们处理的是敏感的政治问题。

我们也应当感谢秘书长的代表和他们在现场的班子为我们的访问所作的出色准备，并感谢陪伴我们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口译人员不得不进行不同寻常的长时间工作，保安人员一丝不苟。我代表安理会感谢他们各位。

总体上，我们访问团在我们到访之处把我们为自己规定的目标推向新的高处。我们的挑战是在非常紧的时间内保持主动性和实现目标。整个苏丹，特别是达尔富尔，将仍然是最困难的地区。访问是在同安全理事会的关系不和谐的背景下进行的，因为我们通过了更加强硬的决议，以保护平民、解决有罪无罚、协助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推动阿布贾的和平谈判。就在访问团出访前一致通过的第 1679（2006）号决议必要但也许过早地提到第七章，为我们访问团造成了困难的局面。这在拟议的从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盟特派团）向联合国达尔富尔和平部队过渡以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定》方面，为苏丹政府采取更强硬立场提供了借口。

有人公开抵制过渡，在大众中间制造了对安全理事会意图的反面认识。在另一方面，苏丹政府需要《达尔富尔和平协定》，具有以非盟特派团为形式的软弱执行机制，在最初取得有限成功之后，未能单独承担更多责任。

安全理事会小组转告苏丹当局——并试图说服他们——从非盟特派团向联合国部队的过渡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项义务。援引第七章并不针对苏丹政府和人民，而是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定》的必要的保留选择，尤其涉及金戈威德和叛乱团体的解除武装，以确保对平民的保护和维持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进出。

我们应当继续在维持信誉的必要性之外向国际社会解释和说明援引第七章的理由。苏丹政府坚持认为，它不能放弃根据《达尔富尔和平协定》解除金戈威德的武装的义务，并不应当被当作失败的国家。鉴于这种怀疑的气氛，应当采取一些步骤。

在评估团继续工作时，应当继续在外交一级进行会谈和磋商。评估小组的业务需求将表明额外的联合国存在的必要性。非洲联盟应当通过安全理事会提出更有力的授权和可预计的资金筹供的理由，以及伙伴关系的政治理由。非盟特派团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定》的成功行动，将在苏丹逐步建立对联合国存在的信心。

科纳雷总统定于在评估团之后和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之前进行的访问，应被用来进一步说明在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定》方面国际分担责任的理由。班珠尔首脑会议应当发出同样的信息。

在今后的日子里，安全理事会将需要确保在南方继续执行《全面和平协定》。这是最为重要的，因为随着我们成功地部署并同苏丹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一道努力，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一方同喀土穆和朱巴当局另一方之间建立了信任和互信的气氛。《阿布贾和平协定》的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方的《全面和平协定》的成功实施。

还应该考虑到的是，该《协定》的实施已经大大落后于时间表。这不是由于与联合国有关的问题，而是由于苏丹政府和南部苏丹政府内部存在的困难。尽管如此，我应强调指出对保持《全面和平协定》的有效性至关重要的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需要迅速标定南部的边界。第二个方面是迅速谈判解决有争议的阿比地区的地位问题。该地区的石油资源是争议的核心。第三个方面是按照《全面和平协定》的规定明确做到部队复员和重新部署。按照《协定》，苏丹的情况是独特的，因为它将保持三支军队：苏丹武装部队、苏丹解放军的剩余人员以及整编军。我应补充说，除了这三支得到承认的军队之外，在南部仍然存在其地位仍有争议的民兵。如果要使《全面和平协定》稳定化，需要确定这些民兵的地位。

在那些引起关切的民兵中包括上帝抵抗军。虽然它已跨界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但它这样做只是

使这个问题区域化了，对苏丹南部的人民并没有任何帮助。我们继续收到有关对平民采取暴行的报道。苏丹南部的政府和人民对这个问题深感关切。

当我们在朱巴时，我们被告知，上帝抵抗军的一个代表团在那里，正在等待一个来自乌干达的代表团以便在苏丹南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谈判。我们感到好奇，希望知道那五名被起诉的领导人的现状，以及他们是否也将参与谈判。苏丹南部的领导人小心翼翼地把为和平目的而与上帝抵抗军进行谈判与五名被起诉的领导人的法律责任加以区别。虽然他们未就他们将怎样做向我们表达明确立场，但他们在原则上同意需要逮捕那些被起诉者并把他们移交国际刑事法院。

琼斯·帕里大使已详细介绍了我们对亚的斯亚贝巴的访问。让我强调以下几点。

我们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举行了历来的首次会议。这提供了一个在这两个组织的两个机构之间继续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保持伙伴关系的机会。

第二，非洲联盟的立场已经大大超出在原则上支持从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向联合国过渡；它实际已在敦促进行更迅速的联合国部署。科纳雷总统甚至致信北约，要求提供后勤支持以加强在达尔富尔的非洲联盟部队，而不实际在当地部署北约的地面部队。这只是在等待向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进行迅速过渡时采取的一个衔接步骤。

非洲联盟还鼓励我们不仅继续发展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伙伴关系的政治和业务方面，而且继续发展以下方面：需要稳定得来不易的和平与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是在该大陆各地区的今后危机中发挥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作用。

像琼斯·帕里大使指出的那样，随着在摩加迪沙和其他地区的战斗激烈展开，索马里问题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这个阶段，推动阿布贾和平进程的希望寄托于非洲联盟。我们希望，评估团将取得积极结果，科纳雷总统在斑珠尔首脑会议之前对喀土穆的访问将会对苏丹人起推动作用，说服他们相信需要有更大的联合国存在。

像德拉萨布利埃大使指出的那样，我们对达尔富尔的访问和顺便对乍得的访问在三个方面是重要的。第一个方面是在乍得存在达尔富尔的难民，其政治倾向反映在参加阿布贾谈判的领导人。在我们访问的营地中，我们看到示威者所持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反对阿布贾进程和《阿布贾和平协定》——这是因为其中缺乏对他们进行补偿的规定——但同时要求联合国在达尔富尔派驻人员。应该指出，只有允许联合国参与实施《达尔富尔和平协定》，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个挑战涉及难民营的平民和人道主义性质。仅在 15 年前，安全理事会在大湖区面对着类似的局势。虽然局势尚未达到那种不安全程度，但有关征募士兵和越过边界进行频繁袭击的报导表明有充分的理由认真考虑在一种非常动荡不定的局势中如何加强这些难民营的平民和人道主义性质。代比总统本人也承认，他无法为难民营中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难民提供必要的安全。

第三个方面是乍得与苏丹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发展。代比总统表示他准备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表达他的关切。这将是一个已经很复杂的局势中的一个困难问题。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德拉萨布利埃大使带我们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该国的情况可能是最困难的联合国行动之一，但它也可能最终证明是最成功的行动之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各派对 6 月 30 日为选举日意见一致。对竞选和小规模的政党是否有机会利用新闻媒介的问题存在着关切，但各方几乎一致认为，在选举之前的今后几周中应该进行充分的协商，以适当地处理利用媒体的机会问题和恐吓问题。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的由 17 000 人组成的部队、一支欧洲部队以及非洲联盟智者小组在当地的存在，将在选举期间和第一轮和第二轮选举的间隔期间在保持稳定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各新整编旅的专业程度与能力仍有关切，但我们对许多国家和国际社会伙伴坚定承诺建设一支可行的国家军队感到鼓舞。

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尤其在管理与治理军队建制、特别是支付薪饷方面，但这一点已有力地提请当局注意，并将在选举期过后继续成为议程上的一个议题。

我们与国际货币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施政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这个问题列在议程上，但我们正在处理根深蒂固的不透明的灰色管理文化。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确信选举过后将继续处理这些问题。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安全理事会显示出巨大信任，而且安全理事会从相邻国家得到的支持正在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过渡与稳定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

总之，我要说，这个访问团在短短的几天里走访若干国家，的确促进了我们的目标，我们面前的挑战将是促进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双边外交主动行动，看看如何可以推进阿布贾和平进程，并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过渡如期进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希格大使的发言。

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上午 11 时 05 分散会